



潘金英

再為「荒唐鏡」闢謠

潘某人大半生都在闢謠，闢謠這回事，很能開罪人。

首先會讓造謠者不高興。造謠者大概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做人處事太大意，還未弄清楚事實真相，就大力宣傳推廣。第二類是明知(或隱隱約約知道)自己其實不很懂，卻仍然以知情者的「權威口吻」去講故事。開罪造謠者實屬無奈，有點似佛家講人生七苦中的「怨憎會」了。我本無意與你過不去，不幸你散播的謠言剛好讓我知道，又剛好我覺得這個謠言在非關不可。這樣就將兩個原本不相干的人牽連在一起，可能無端結怨了。

最麻煩者，卻是闢謠還要冒犯了「群眾」。許多人喜歡「道聽途說」之後，幫忙傳遞「知識」。我每一次揭發了謠言，就不要得罪多少參與散播謠言的人！

「三權分立」的謠言，當然是有人惡意編造。涉及「荒唐鏡」的謠言，則未必有邪惡的動機。翻查記錄，筆者早於2010年已在本欄介紹過「荒唐鏡」本名潘鏡泉，不是姓「方」名「唐鏡」。小時候看電視重播的粵語片，見有新馬師曾主演的「荒唐鏡」，電影中明言他姓潘名鏡泉。「荒唐鏡」和陳夢吉都是著名「扭計祖宗」，「扭計」是廣府話，泛指用計謀來鬥智。廣府掌故未聞有說他二人是以狀師為業。後來周星馳和張衛健兩位小生也要演陳夢吉，難免要讓「荒唐鏡」做反面人物。可是電影人不知新馬師曾演的「荒唐鏡」是「諱名」(廣府話稱為「花名」)，自作聰明「荒唐鏡」和「方唐鏡」並用。後來「方唐鏡」就變身成為錢而不擇

手段害人的訟棍！試想，如果你是姓方的廣府人，會為兒子起個名叫「方唐X」、「方唐Y」嗎？

先前，香港文化界前輩岑逸飛岑公要我在電台節目談談「荒唐鏡」與陳夢吉，功夫是逼出來的，岑公要我交「功課」，當然不可以拿十年前的本事應付，便上上網、跑跑圖書館。潘鏡泉是我們廣東南海縣鄉賢，現在潘國森又當上了香港潘氏宗親會的副主席，在公在私都要為「荒唐鏡」闢謠平反。

原來近年有人在廣州刊行書籍，談廣州的故事。豈料粗心大意，自打嘴巴。此君說潘鏡泉生於1845年，但是又同時提到潘鏡泉在1848年開罪了兩廣總督徐廣縉，被革去秀才的功名，到了1851年徐督離任，才敢回家。這豈不是說潘鏡泉虛齡4歲考中秀才？

近年互聯網上常見到有「廣東四大狀師」的新發明，於潘陳之外，再拉了劉華東和何淡如充數！類似謠言，讓我想起新出的「香港四大才子」，編派是金庸、倪匡、黃霑和蔡瀾四位。類似謠言真是闢之不盡。記得「小查詩人」(潘國森首創對金庸的敬稱)去世不久，筆者在杭州浙江工業大學「和山青年論壇」主講了一節「不一樣的金庸」講座，說明「香港四大才子」是謠言。當晚看智能手機的新聞，赫然就見到倪匡先生同在闢這個謠！他強調4人之中，只有金庸方為才子，其餘3人差了一大截。

別說潘國森闢這謠不甚見效，當事人之一倪匡闢謠亦不見得管用呀！

「廣東四大狀師」之說不知始自何人。還是集中介紹潘鏡泉其人其詩，以立代破為是。

以立說暫時代替破謠言。



思旋

為什麼要移民他方？

俗語有云：「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庚子年快將過去。廿四節氣之「小寒」已過，接踵而來「臘月」又已到了。廿四節氣實在與天氣十分融合，小寒一到，嚴寒侵襲，全球很多地方都是雪花紛飛，煞是好看。只不過，多個地方竟然有人無法抵抗寒流而死亡，實是令人痛心不已。記憶中，今年小寒以來，天氣幾乎是十數年之最冷。再過幾天，「大寒」又將至，期望上天給我們帶來溫暖，開心開心迎春節。

天冷如斯，而新冠疫情不但持續，更來勢洶洶，死亡人數眾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指出，近日疫情是有下降跡象，但仍反覆不斷，加上全球疫情仍在爆發，認為現階段不是放寬防疫措施的時候，相信市民要過一個平靜的農曆新年，政府將不會開始放寬防疫措施。

環顧目前實際情況，受影響的各行各業，無論是老闆或是打工仔，都受到傷害。最慘的是本來這是購物黃金時候，市面卻一片冷清，無法發財了。日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下月將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目前正進行公眾諮詢。大家非常羨慕澳門市民又獲政府派錢，當然更希望香港政府也考慮每人派錢二萬元。哈哈！真想得美了。然而，空穴來風，所得的似

乎不見有好消息。陳司長認為抗倭成效是經濟好轉的關鍵，是否再派錢，需謹慎考慮。

在股票市場方面，「不減反加」的壞消息紛傳。其實一直以來，市場中人曾多次希望減印花稅以節省成本，可惜不了了之，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一向積極協助業界解決難題，他曾就環球多個主要市場的數據費用作對比，發現港交所的收費普遍較其他市場為高，張華峰建議港交所考慮減低報價服務費。當然，從善如流的話，最好能將股票買賣印花稅減價。環球各地央行了為救經濟，正在不同程度地「放水」救市，市場資金充裕有利股市上升，遺憾的是壞消息不斷傳來。最「攞命」的是疫情持續爆發且出現變種病毒，致令人類憂心忡忡，樂觀不起來。

香港是國際化開放的城市，面對百年大變的局勢，香港又豈能獨善其身呢？某少數眼光短視的港人，未能看到中國的偉大前景，更未能體會到香港有背靠祖國的優勢，反而不看好香港前景而千方百計往外地移民覓樂土。環顧目前，香港社會有關移民外國或者涉及雙重國籍的事宜，很多國家是不容許雙重國籍的，所以在香港談到雙重國籍問題有些敏感，各說各的，議論紛紛。其實，你若是中國的香港人，我告訴你，香港是宜家宜居的好地方，為什麼要移民他方呢？



潘金英

歷史斷章 富現代感

當此新冠肺炎肆虐之時，香港人鬱悶驚惶，接獲張惠精彩新書，「悅讀」其中，心中得以片刻鬆鬆抒懷。

張惠有慧眼識見，竟可把自己對經典文學及唐詩宋詞元曲，各種獨到的感悟揮灑自如，寫出歷史感和現代感兼備的好書《歷史裏的斷章》(見圖)，300頁豐厚的內容，不但涵蓋中國四大名著：《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更涉談中國古典戲曲，近、現代文學，以及外國青少年文學、翻譯小說等。她落筆於古典，而帶著個人心得之解構方式，達到特別的「切入口」，在寫作領域上出人意表，有新的逆轉情勢，內容豐富層出不窮，令我欣賞之餘，更對悠悠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怦然心動！

細讀這書，感到她是按照經典書中人物的才情事件再度創作，寫成屬於新層次的故事「斷章」呢！張惠以中國小說人物、精華片段取材，再作闡析發揮，常穿插小軼聞、歷史斷章及故事精彩片斷，寫來充滿創意。像我這樣一個愛小說的讀者，認為此書各篇巧設題目，令人印象深刻。例如：留侯張良斷章、三顧茅廬斷章、太守情懷總是詩、魯智深與比卡超、失敗的英雄需要的不是同情、紅樓夢的學問與聯姻、紅樓夢謎語的現代闡釋、千金買馬骨、柳夢梅挖墳、看戲的三種境界、每個人心裏都住過一個彼得潘、在大家講白雪公主、真假遺產：狄更斯名作《遠大前程》……看，題目懸疑吸引，引人入勝！

這書遊移於古典與虛實，寫得生動有趣，每篇「斷章」主題不同，話題說不完；張惠巧用修辭，筆調優美，文情並茂，經典小說語言的典出何處？用何喻本體、喻體？意思含蓄隱晦，爭議在哪裏？她都力求透析重點，詮釋清楚，使讀者明瞭。

這書反映博大精深的文化識見，張惠學養深博，面面俱到，通過這些小說和詞曲，簡潔概括地把個人對每篇經典的解讀，放到現代大環境下聯想及詮釋，力求講解古時經典背後所形成的時代背景、環境，以及人生際遇，讓讀者開眼界，從中獲益，對生活、命運、人生觀等哲理有更深入地認知。人生真是有詭譎多變之事，完全取得壓倒性勝利？不要太快定斷！書中有很多閃光觀點，留給後人對人生、愛情之價值，寫出不同體悟，充滿情味、魅力。



余似心

消失的露宿者

我每逢周六都會到上環上課，之前的一段日子，每逢經過海邊的一條行人天橋，在天橋底都會見到一個露宿者，一身骯髒不堪，四周堆積滿雜物，衣衫襤褸，驟眼看來地上一大團黑壓壓的東西，分不清人與物。心想，怎能如此地生存？是人沒了正常的神智？很容易掉了性命的！我深感無能為力，只能帶着一聲嘆息匆匆離開。

另兩個周末再經過天橋底，露宿者仍在，身穿更破爛，天氣轉冷風寒徹骨，會冷死的啊，我深感無能為力，只能帶着憐憫匆匆離去。

稍後的日子寒流襲港，在溫暖的被窩仍感冰冷，想起街上露宿者正受飢寒交迫於心不安。再一個周末，經過那天橋底，赫然見到不一樣的景象，露宿者不見了，地面洗擦得乾乾淨淨，心內湧出一連串的假設：冷死了？搬到了較暖和的內街？內心充滿矛盾。往後的兩周再經過該處都懷着這份好奇。終有一天到旁邊的便利店購物時忍

不了問職員，對方說：「啊，被送到了醫院，是政府的福利人員幫他。」我如釋重負，知道他現在終得溫飽！香港仍是個福地。

我匆匆往來，忽略了社會福利署設有露宿者服務，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去營辦露宿者綜合服務隊，他們會在日間及深宵到街上巡視，尋找無家可歸者，為他們提供緊急及短期住宿、洗澡地方、剪髮和膳食、基金、就業幫助、轉介等。協助他們自力更生，重新融入社會。除此社署或非牟利機構營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綜合服務中心亦為露宿者提供外展和輔導。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寒流下，不少善心人買來暖被厚衣熱飯送給露宿者，身邊也有朋友默默提供幫忙。

對於自己匆匆而過的冷漠實在感到慚愧，其實我只要打個電話給這些提供協助的機構，那位露宿者便可以早些受助，少受點苦。這事讓我學懂了應該給予有需要者適時和適當的關懷和幫助！



雪原

相互成就一對兒

萬物生長靠太陽，說的是太陽能，能量轉換。生物生存需要能量，能量有可見和不可見。能量終有耗盡的一天，太陽壽命是一百億年，或者不到一百億年太陽便能耗盡，地球上生物賴以生存的太陽能一旦耗盡，如果沒有他路可謀的話，地球生物將跟着太陽隕落而走向生命終點。

人類歷史放在一百億年中何其短暫，太陽現在大約五十億歲，「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是人類宿命，另謀他路歲月悠長，未雨綢繆何嘗不是鐵定的識見。電影《流浪地球》那樣的情形，誰敢說哪天不能成為現實。

太陽相較銀河系這位大佬當是普通的小弟，放在浩瀚宇宙渺渺如一顆發光石頭，有人說，人類較於宇宙巨人不過是DNA片段。人類弱小如斯，不等恒星壽盡，自個兒先消亡了，該操心的一刻不能省。操什麼心呢，先把能耗問題放一邊，人類自身的延續成為問題，顯然不得不重視。以目前的知識論斷，物種的滅絕不外三種狀況。一是自然災害被滅；二是食物短缺餓死；三是生育不了自絕。這裏着重解釋自絕問題，希望將它控制在萌芽狀態。

高度發達的國家，出生率逐年下降，還出現了負數，只有死亡的，沒有出生的。德國、法國和日本皆在此列，後工業時代的典型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個人收入高教育醫療配套好，為什麼生育期的男人女人就不願意生孩子了？生兒育女成本高，遠遠高過政府所能提供的各種便利，生活實屬不易。西方人愛好自由，講究個性，重視生活品質，有了孩子生活品質的標配受影響極深。佛言人生本苦，主道人有原罪。自己尚且活着不快樂，何必再讓孩子來世上受罪。

丁克與單身狗愈來愈多，出生率愈來愈低。二者背道而馳，最終將人類引向自絕的道路上，這話聽起來危言聳聽，安知若干年後不是如此這般。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國人受教歷史悠久。講究自由、個性和生活質量在它面前略顯輕浮。國人幸有傳統風俗日夜熏陶，暫時沒有步西方發達國家後塵。但是談一場像樣的戀愛不容易，在偏遠農村，男人沒有錢結不了婚普遍了。大城市離婚率居高不下。這些因素無疑都影響了出生率。這些難題沒有改觀的話，步發達國家後塵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現在如果有誰編撰一本擇偶，男女配對百科全書式的書，搞個廣告之的發布會，估計還沒發行就成暢銷書了。大夥以為高富帥和白富美是天道地設的配對，門當戶對相親才學能力收入環環相扣。這樣的結合想必就是童話中描述的大結局，從此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話音剛落被現實打臉，王子和公主很快離婚了，出軌的出軌劈腿的劈腿。經過婚戀專家統計研究，假設將未婚男女分為ABCD四個層次，綜合家庭條件外貌學歷收入等因素得出的分層。A男一般喜歡選擇B女作為婚戀對象，而B女C女大概率能夠婚戀成功，最後剩下的是A女、D女。這裏絕無歧視的用意，借用婚戀專家的研究結果。

家庭作為一個團體，有一個中心便可，如果是兩個中心難免起衝突，平衡被打破，不利於生活，在外可以動盪不安，回到家裏應該和睦愉悅，如果不能做到這樣，這個家就沒有留戀的必要。這理當是A男不選A女，轉而求其次選擇B女或C女的緣故。從心理學的角度推究，A男在A女處感受不到優越感，感受不到被需要的不可代替，即使在一起組成家庭，常見閃

婚閃離。A女與D女被稱為剩女的主要組成。A女的婚戀結是不願「屈就」，她可以跟A男的選擇看齊，選擇B男或者C男，真正操作起來，她比A男辛苦，因為當今世界是男權社會。女權主義先驅們真刀真槍幹了好久，也不過在男權社會的堡壘鑿了幾個小洞。

民國外交官典型A男顧維鈞知名度極高，一生四段婚姻，非常具備代表性，罵他是渣男大有人在。第一段婚姻父母包辦，被他決然拋棄，這位被拋棄的女子歸為D女。後來三段婚姻對象都是A女，第二任太太染病早逝。第三任太太黃惠蘭，她爹特別有錢，她的衣櫥連宋美齡都讚歎，這段婚姻當屬強強聯手，可惜黃小姐的多金未能買到顧大使的心，她肆意揮灑金錢讓他不舒服，優越感向來爆棚的他頓失所有，他不愛她。第四任老婆復旦大學校花嚴幼韻，顧大使婚內出軌於她，此時嚴幼韻丈夫已去世，獨自帶着三個女兒。她挑起了顧大使的保護慾和征服慾，愛情就在被需要的溫床滋生，在兩人一起生活的日子，嚴幼韻懂得低下身段對他照顧得無人可及，她愛他不在乎被人譏笑為保姆。愛情需要物質附庸才能長久，互相活成被需要的樣子，彼此不可替代是婚姻最好的樣式，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顧維鈞與嚴幼韻都很長壽，嚴幼韻2017年去世高壽112歲。時代在變，風物在變，但人性的需求，「食色性也」，變與不變跳不出大潮。不知哪裏吹來的風，帶起的浪花撼動不了大潮。

性慾是為了物種延續而存在的，不是為了讓擁有性行為的物種快樂而生。男歡女愛分門別類有違天性，何不選擇可以互相成就的對象共同成長。人在世間，繁衍後代將基因傳承下去，可謂天命所歸。不可違背，馬虎不得。



狸美美

何妨回首望星辰

去年底，小狸所見各種網絡文章，大多說的是即將過去的這一年多麼不幸，多麼悲傷，多麼不堪回首。猶記得只有美聯社的一個標題比較與眾不同：「歐洲迎來黑夜後的第一縷陽光」。

且不說這「第一縷陽光」說的是疫苗還是什麼，小狸非常喜歡這個標題，因為它讓人想起了黑格爾的一句名言：「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而且，在黑格爾之前，康德也曾說過：「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值得我們仰望終生，一個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一個是我們心中高尚的道德律。」這句話出自《實踐理性批判》，後來還被仰望者刻在了康德的墓碑上，永遠閃耀着人類思想的偉大光輝。

是的，星空總是能給我們以慰藉。去年，即2020年，當然也不例外。除了新冠肺炎肆虐世界以外，在這難忘的一年裏，也還有人類科技進步的星辰大海、天上人間。

去年是火星和地球距離最短、最適宜發射火星探測器的一個時間窗口。因之，7月，中國「天問一號」搭載首環繞器雷達，用一雙「X眼」精準探測了幾千米深的火星地層，不但採集了岩石土壤等樣本，更繪製了火星地質結構圖，還探測了火星磁場，由此揭開了火星磁場的演變歷史。

繼之，阿聯首的第一個火星探測器「希望號」在日本由日本火箭發射升空，並繞火星做近赤道軌道飛行，成功地對火星氣候及天氣進行了探測研

究。至於美國，雖然受疫情影響嚴重，但其「毅力」號也於7月底成功發射，並表示將用兩年時間探測火星生命跡象，同時測試火星低空飛行的條件和可能性。

至此，去年這個大名鼎鼎的「新冠年」，其實是否也可以稱之為人類的「火星年」？

不僅如此，及至去年11月24日，中國月球探測器發射升空，在月球表面自動採樣1.7公斤後起飛返航，並於12月17日成功着陸地球，順利完成了中國首次地外天體採樣返回任務。這也是繼1976年前蘇聯「月球24號」探測器之後44年來人類再次從月球表面帶回樣本。無論怎樣衡量，這也都算得上一件星辰大海、天上人間的一件壯舉。

仰望星空，我們當然不會忘記，不僅不會忘記前蘇聯，也仍然記得正被疫情肆虐嚴重的美利堅合眾國。我們仍然記得，從1969年7月21日，美國「阿波羅11號」飛船載着3位宇航員登月成功，一直到1972年，人類曾先後6次登月科考，但中國一直望「月」興嘆。一直到2004年，中國才有能力啟動探月工程，開始為載人登月計劃打基礎。去年的「嫦娥五號」，正是這層層基石中的一環。這期間，於無聲處，許多人正在一年又一年做着不懈努力。

新冠這一年，對很多人來說確實有太多不幸、悲傷和不堪回首，但在這新年開端之際，何妨回首望星辰，其實是任重道遠，路阻且長。而那廣袤的暗藍深處，回饋着勇氣和希望——人類能上天攬月，也必將消滅大地上的病菌病毒。



劉征

最近有位自媒體人王相軍遇難了。我以前看到過他的視頻，還順手關注了他的賬號「西藏探險王」。然後，就徹底把他給忘了。現在忽然看到這個噩耗，搜賬號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早就關注過此人。在他的主頁，靜靜地躺着各種冰川。而他的名頭也很響。圈裏的人都知道，他的足跡遍布西藏的70座冰山。

這讓我忽然想起去年的一部紀錄片《徒手攀岩》。主角也是這樣一個自然愛好者。他徒手攀爬過很多美國的山脈，並在紀錄片的結尾，他成功地挑戰了3,000英尺高的酋長岩。這座山對於一般的人來說或許並不特別，但對於一個攀岩愛好者，征服它是最大的榮耀。

王相軍沒有成功，並且付出了生命。但他實際上和這位攀岩者是一樣的。他們都試圖融入自然當中去，並用自己的行動連續性成就了一個傳奇。這個時候，如果有人想要拍一部王相軍的傳記片，我想並不難。只要把這位逝者生前的資料片都收集回來，再去採訪一遍他的親朋好友，讓他們在鏡頭面前談談這個人的軼事。很有可能，王相軍就會從一個新聞傳奇變

成永恒的傳奇。就像《徒手攀岩》一樣，因為紀錄片的精彩，攀岩者也跟着成了一個神話。

但你很難說是紀錄片成就了它的主角，還是主角成就了紀錄片。從前者來看，我們要感謝導演。是他高超的取景與剪輯技巧，讓主角封了神。但就在這個過程當中，片子或許就被導演偷走了。就像電影大師愛森斯坦所說，剪輯所完成的影片，它的思想歸於導演，而不是它的主角或被攝對象。我想這也是每一個導演的期待。就像古代的匠人，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或許別人一輩子都發現不了，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這部作品永遠只屬於他本人。愈是技藝高超的人，這種想要自我實現的願望愈大。

不過看過《徒手攀岩》，我對於導演的主導權忽然不那麼篤定了。我在想，當我們看到有這樣一個人，在如此冷靜地將自己的生命「浪費」在一件看似無用的事上的時候，我們很難不被他感動。因為剝離了功利性的行為，行動的精神純度卻因此達到最高。導演也是人，他也會受感召，並忠實地成為一個記錄者。於是，在拍攝的時候，這個人的生活就成

傳奇的誕生

一條線索。比如在《徒手攀岩》當中，導演會跟拍他的生活、他的妻子、他的訓練，甚至於，會繫着根繩子，吊在半山腰上跟拍攀岩者的帶繩訓練。

以往沒接觸過攀岩的時候，我總以為徒手攀岩的人都是在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看了這部紀錄片，看到那為了徒手攀岩而進行的一次次帶繩訓練。還有那本厚厚的筆記，記錄了每一個攀岩難點的各種解決方案。這時候我才相信了那句俗語「藝高人膽大」，並且深刻體悟到一種建立於謹慎準備當中的無畏。

所以，一個攀岩者的形象就這樣在拍攝的時候被固定下來了。每一次，當導演試圖想要表達自我的時候，或許他都會被他的拍攝對象所震撼，並最終如實地記錄了這一切。這時候，傳記片的主角就將牢牢地成為它的主人。然而，如果我們再向前一步，或許會發現，這部紀錄片也不完全屬於這具血肉之軀，而是屬於一種精神。這精神由各種精彩串聯而成，並在其中塑造了一個非凡的形象。

於是，這個人便成了一個傳奇。這或許就是天成的含義。